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蔡齊明

冊府元龜卷四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謙德 從人欲

謙德

老子稱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帝王代天地之工臨億兆之上鑒昭齊於三光長育同乎四時謙恭成德振矜不萌巍巍之功蕩蕩之化民何得而稱焉故抑其頌述自

云德薄然後丕猷益茂聖烈益隆焉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四月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輙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黄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没而無聞宜令太

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徳每郡國所上輙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四月詔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十五年案地圖将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岐山得銅器形如酒罇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為來哉

和帝元興元年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幾每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言德薄皆抑而不宣

魏武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嗤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

立名譽使世上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低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

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甞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儻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兖州破降黄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擒其四將獲

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強勢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荆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

耿齊桓晉文所以埀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埀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隷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

孤每讀此二人書未曾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孤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嘗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人皆知之孤此言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

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處實禍此所以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强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户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

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户二萬但食武平萬户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晉宣帝以武功初封舞陽昆陽郾及臨潁四縣邑萬户子弟十一人皆為列侯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大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嘗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後魏孝文時北海王詳行中領軍留守後朝於行宮帝

引見之詳慶平沔北帝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蹔動沔北數城竝皆柔服此乃是將士之効非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邁唐虞功徼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又帝有事於方澤質明羣臣問起居帝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蔭密行人差得無弊咸陽王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靈物凝彩雖復雨師灑道風伯清塵豈過於此帝曰伊洛南面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有龍跡自宣陽門西出復入城羣臣入賀帝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上下克己為治未足恃此為慶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八月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叙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録乃命焚之

唐高祖初即位言自稱名與貴臣每同榻而坐納言劉

文靜進諫曰昔晉元帝初立嘗與朝臣共坐王導奏曰太陽俯同萬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自卑屈羣下何以自安諸臣入朝皆升御坐乖乾坤之定位誠願陛下改之帝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臥乃至加足於帝腹諸公並舊齒名賢平生親友今雖應天受命而宿昔之志何可忘之連榻同餐適盡歡愛公宜勿為謙也

太宗貞觀六年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手詔答曰卿所論太高但朕甚寡薄恐有識者窺卿為後人所笑

卿引古昔無為而治朕未敢擬倫比之近代乍踰之耳
卿覩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秘書若朕能慎終如初
則可為也如違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
十二年著作郎鄧隆上表請編録御製詩集太宗冲讓
不許
玄宗開元十三年潞州獻瑞應圖帝謂宰臣曰朕往在
潞州但靖恭所職不記此事今既固請編録卿喚取藩
邸舊寮問其實事然後脩圖

肅宗初為皇太子將行冊命有司進儀注有中嚴外辦之禮及所御衣服有絳紗衣帝以逼尊極辭不敢受公卿議太師蕭嵩左丞相裴耀卿奏此乃舊儀古今通用皇太子因心謙讓不欲混同請改外辦為外備其中嚴停絳紗衣請為朱明服詔可其議東宮舊合乘輅至殿門帝自宮步至

代宗為廣平王天寶末為天下兵馬元帥至德二載九月丁亥受命東討統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衆二

十萬鼓行而前將行百寮拜送於朝堂帝答拜既出當
闕不乘馬步出水馬門而後登車觀者美之
憲宗元和十四年宰臣裴度紀述淮西初日用兵及東
平就誅聖謨玄算憂勤始終後因賜宴跪獻于帝請內
印出付使臣編錄帝覽而言曰此事果行似出于朕懷
非所欲也遂抑而不允
周太祖初踐祚志懷謙損藩岳老臣多不稱名與鄆州
高行周詔即呼齊王行周上章陳讓

世宗顯徳二年九月甲子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以下食於萬歳殿帝因曰兩日以來至甚寒冱朕於宫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答大貺雖躬親庶政日覽萬幾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力不然親當矢石為人除害稍可安心耳又曰朕不為賜卿等食因事興言實自責也

三年十二月已卯帝謂侍臣曰昨覲有司進呈取定本年正旦御殿衣冠鎮圭覽之不覺驚懼且思信未及於

天下德澤未洽於兆民何以堪此盛事宰臣奏曰陛下
兢慎如此何慮恩德不及於遠人哉

從人欲

夫同欲盡濟古典之格言惟惠之懷人心之必至是以
惟辟作福守位以仁勤恤以宣其詞曲成以濟其務浹
醲化於綿宇洽太和於元氣使夫廣運之德酌而不竭
含生之類各得其所則知以人為心蓋帝王之盛德也
至若一夫不獲有商所以啓其基小物不遺宗周所以

隆其祚以阿衡師保之助宣股肱佐佑之力足以永固鴻業垂光無窮況夫司牧當陽神機獨運流玄澤之腴潤漸羣靈之骨髓覆幬之施有不可形容者焉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蓋愛民甚矣

漢高帝六年將封張良帝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得中臣願封留足矣乃封良為留侯

武帝征和三年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千

見切倩詐稱光禄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収取之淮陽太守田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廏嗇夫江徳尉史蘇昌共収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徳轑陽侯轑音遼昌蒲侯四人倶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帝曰汝欲不貴矣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汝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帝曰用遺汝矣遺弋季切於是賜小史

爵關内侯食遺鄉六百户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令諸侯就國高陽侯耿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丈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為東光侯

章帝時琅琊王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宫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宫開陽以華蓋南武

陽厚丘贑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帝許之

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域都護班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歸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

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冐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逺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絶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兾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絶超以一身轉側絶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輙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

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

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録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縁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

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
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馬防扶風人明德皇后兄弟也初封頴陽侯後徙封翟
鄉侯以江南下濕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
魏武帝族子曹真為大將軍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讃
竝事帝遵讃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讃子詔曰
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

之美聽分眞邑賜遵讃子爵關内侯各百户

晉惠帝時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劉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勑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疋穀五百斛

明帝時王舒為荆州刺史其子允之隨在西府及舒授會稽内史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

康帝初顧和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勑特諭暮出

朝還其優遇如此

簡文帝時郗愔有高名為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為輔國將軍會稽内史

孝武帝時桓秘以免官退居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為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秘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疢是用增歎可順其所執

後魏孝明時田隨興為平原太守隨興情貪邊官不願

内地改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後周宣帝時上洛豐陽人泉企世襲本縣令企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為縣令州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别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宣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為本鄉所樂何為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
隋文帝時杜臺卿以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帝許之除著作郎

煬帝時楊約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顔色帝謂之曰公比憂悴得非爲叔耶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思約廢立之功繇是徵入朝

唐太宗貞觀八年以所擒頡利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性不好屋下嘗於庭中施穹廬而居焉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相對悲歌而泣太宗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麞而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繇

是拜大将軍賜以田宅及卒詔其國人塟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

于伯億仕隋為左翊衛歸朝為朝散大夫每掌廵徼精勤不倦及歲在懸車乃抗表云臣雖年合致仕而筋力尚强猶堪驅策太宗嘉其任率聽復舊位

薛頤為太史令頤清靜每厭人間囂滓因帝與語乃自陳其情願於昭陵側搆一茅宇以終餘生太宗嘉而從之因度為道士拜中大夫為置紫府觀於九峻之下申

其高尚焉

張柬之神龍初為中書令監修國史罷知政事其年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其子著作郎漪亦令從父往將行中宗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

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勑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竝罷官度為道士

二十三年中天竺國僧善之無畏三藏以年老請還本國許之

二十七年以廣州刺史持節嶺南經畧使宋昱為潞州都督府長史昱以兄嘗臨慶州喪逝上表陳情乞移理他州特詔許焉

德宗建中初姜公輔為拾遺翰林學士以侍母家貧求為京兆府户曹參軍從之學士如故

憲宗時白居易為拾遺翰林學士當改官帝謂崔羣曰

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以自便居易因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兆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學士如故

元和七年六月癸丑以給事中劉伯芻為虢州刺史以疾求出故也

敬宗時薛放為禮部尚書兼集賢殿學士閏門之內尤推孝睦孤孀百口苦俸薄因召對懇求外任其時以節

制無闕乃授以江南西道觀察使

宣宗太中十年三月宰相崔慎繇為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翌日帝微行至新豐郴陌見一布衣抱膝而嘆帝以昇平稍久京師豐稔僅比開元之時上下無愁苦之音因怪而問曰子何不足以至於斯布衣曰我本卬人覩光至此有巢南之想又為槖裝所迫今聞崔相國出鎮西川欲預其行無雙縑以遺其掌事者故有此歎帝曰子可明旦相伺於此當奉其闕及旦勑慎繇將歸劒

門路人見者莫不感涕其愛人也如此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勅通聞京百官俸錢至薄骨肉數多支贍不充朝夕難遣偽庭時刻削嚴急不敢披陳今既混同是行優卹下御史臺在班行有欲求外職或要分司各許中書門下投狀奏聞
明宗長興二年八月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上章求歸鄉里勅曰凡為食祿無不盡忠既以縣車永期樂道若妨養性豈是優賢況非繫滯之名宜

遂逍遥之便宜依應内外致仕官自此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

李贊華為滑州節度使長興四年七月壬辰明宗御廣壽殿顧謂贊華曰卿離鎮累月往來申報勞擾民吏宜早歸鎮贊華曰臣本武夫不樂内職願留宿衛京師帝曰卿既厭藩方則從所欲其元支俸料依舊全給鎮守不可闕帥吾别命鎮將可乎贊華拜抃稱謝曰臣之願也

晉高祖天福二年以沂州刺史李繼忠為單州刺史帝以繼忠勲舊之後數月之中連改三郡從其欲也

六年八月前平盧軍節度行軍司馬顔衎為駕部郎中充鹽鐵判官時衎在外地堂帖追令赴朝衎以母氏髦年無人侍奉狀聞中書尋有勅只守本官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丁卯西頭供奉官咸師範奏弟師朗先為亳州蒙城鎮將因懷驚疑遁過淮外臣與東頭供奉官師睿二人時在定州監押兵士及在雍州攻

城各拘職任隱帝勅書安撫臣冒死上訴緣祖父墳墓莊田𨽻檢入官至今屬營田户部歲時骨肉祭拜無所臣叨為人子孝道難忘遂於生前便虧祀饗勅下本州其咸師範物業竝宣賜

二年考城縣民乞開縣城南門東門從之先是修縣城閉塞之縣民以南臨宋亳北接曹澶商賈往来以此便之

三年四月滄州言控鶴官仇超補當州捉生都頭先是

太祖東征廵桬賊壘慕容彦超設虎落以護城帝宣諭諸州廂軍内果敢之士拔去鹿角者仇超仗一大斧伐鹿角而徑登賊城爲守陴者傷三指而下帝奬其勇健觧其甲鎧唯衣一犢鼻賜以錦袍超謝訖攜斧又登賊壘芟夷懸撞之類而旋帝擢之在控鶴官之列閒日思其驍果宣問願陳力之所超曰父嘗任滄州捉生都頭茍得之平生畢矣故與是職

九月以前青州節度副使王沼爲邢州副使沼故鎮帥

王武俊之家父鋋趙州刺史沼事莊宗累為諸司使出為行軍副使罷平盧副使年七十餘求歸鄉里或言沼貧悴者乃召還京何福進以僕馬遣之再授副戎而思鄉之情不復已也

顯德元年正月青州節度使常思言被病請罷鎮歸京尋醫從之

冊府元龜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四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崇儒術

周官太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一曰儒盖六藝之謂也而太史公以為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别雖百家不能易故歷代致治之後何莫繇斯道也已乃有朝舍干戈暮習俎豆誠知夫天下之重非可馬

上而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有條不紊可舉而行至於變風易俗之端長世字甿之術荒懷來遠之畧邁德興仁之旨鮮不出於是矣繇是立庠塾設學校褒先儒以闡化尊經典以立訓咸用詮次存諸軌範

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文帝時天下亡治書者獨聞齊有伏生臣欽若等曰伏生名勝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至廼詔太常使人受

之太常遣鼂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稱書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舍人

武帝元朔五年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詳悉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時御史大夫倪寬有俊才初見帝語經學帝說之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

觀乃從寛問一篇擢為中大夫其後詔求為韓詩者徵蔡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莽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燕安息也得盡精思於前帝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為光禄大夫給事中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為郎召

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帝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為郎中戶將戶將官名選郎十人從受又梁丘賀從京房受易帝聞京房為易名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黄門數入說教侍中為諸侍中說經為教授以召賀賀入說帝善之說於天子之前以賀為郎中修武帝故事講六藝羣書博士晝竒異之

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元帝即位徵高密相孔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禮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孔子祀名數户籍也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帝意

初元五年詔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貢禹薛宣韋賢匡衡）迭為宰相

成帝河平三年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言令陳農為使而使之求遺書）先是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親戚宴飲會同之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帝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金華殿在未央宮）詔伯

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續出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七月幸沛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是月初起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帝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十四年四月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平帝封孔均為褒成侯志均子

十九年立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帝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説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輙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因拜榮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藉（蘊藉由言寬博有餘也）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特加賞賜又詔諸生

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詔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孟冬亦如之

九年四月閞立學校置五經師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官號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十年九江人鮑駿上書言丁鴻經學至行帝甚賢之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授廪食公車與博士同禮

十五年帝東廵過魯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桓郁校定於宣明殿一云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其冬帝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帝謂郁曰我為孔子郁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兒子一人學方起帝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詔曰盖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

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士精進雖曰承師亦别名家孝宣帝以為去聖久逺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
官及諸儒生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
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
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先是建初元年校書
郎楊終上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
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
論考同異同

八年十二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元和元年帝廵狩之趙特引見趙相魯丕難問經傳厚加賞賜

二年三月帝東廵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

人命儒者講論蘭臺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
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君聖主莫不尊師
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
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
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一人

三年三月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遂還京師幸太學

順帝永建六年九月繕起太學

靈帝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六年十月帝親臨辟雍

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 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詩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

二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魏太祖為漢丞相以建安八年秋七月令曰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令郡國各脩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書選其鄉之俊造而教

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既為魏王以建安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宮

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玆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

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明帝大和二年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

中常侍者中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景初中帝以高堂隆蘇林秦靜等老恐無能傳業者乃
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
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
子譏原憲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
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
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
以十郎臣欽若等曰選郎十人從受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

人從光祿勲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昔有言士病經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禄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

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五年五月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

以顔淵配賜太傅大将軍及侍講者各有差

六年詔故司空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晉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

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咸寧二年五月立國子學

元帝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太學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震四時祀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講詩通釋奠如故事

三年正月辛卯立太學

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親釋奠于中堂

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時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定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

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十二月帝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顔回配時學校陵遲謝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䟽奏帝納焉

大元十年二月立國學又增置太學生百人

十一年八月封孔靖之為奉聖亭侯奉宣尼祀

後魏道武天興四年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太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

太武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
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至鄒山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
獻文皇興二年以青徐平詔中書令高允兼太常至兗
州以太牢祭孔子廟帝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
孝文延興二年二月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
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
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
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神明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

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司牧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

三年四月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為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灑掃

太和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

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子廟

一云二月癸丑帝臨宣文堂引儀尚書劉昶鴻臚卿游明根行儀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王之謚於是昶等就廟行事旣而帝親拜祭於廟

四月甲寅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

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學觀石經

十九年四月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詔拜孔氏子二人為官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詔兖州為孔子起園寢修飭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六月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宣武正始元年十一月詔曰古之哲王𠜂業垂統安民立化莫不崇建膠序開訓國冑宣昭三禮崇明四術使道暢羣邦風流萬宇自皇基始搆光宅中區軍國務殷未遑經建靖言思之有慙古烈可勅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國學

四年四月詔曰高祖德格兩儀明竝日月播文教以懷

遠人調禮學以旌儁造徙縣中區光宅東邑總霜露之
所均一姬卜於洛汭戎繕兼興未遑儒教朕纂承鴻緒
君臨寶歷思模聖規述遵先志令天平地寧方隅無事
可勅有司准倣前式置國子立大學樹小學於四門
永平三年六月詔重求遺書於天下
延昌元年四月詔曰遷京嵩縣年將二紀虎闈闕唱演
之音四門絕講誦之業博士端然虛祿歲祀貴遊之冑
歎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嚴勅有司國子學孟

冬使成大學四門年暮容令成就
孝明正光元年正月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為本尊師崇
道茲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顔乃其時也
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檢牲擇吉備禮
二年二月癸亥幸國子學講孝經令車騎大將軍領國
子祭酒崔光執經南面百僚陪列又云孝明行講學之禮于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敎常景與董紹張徹馬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録義
三月庚午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顔淵配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丙子親釋奠禮先師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敕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國子博士李同軌經義素優辨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慨恨

後周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聽焉乃至蕭撝王褒等早鄙之徒同為學士大宗伯于翼言於帝曰蕭撝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然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

武帝天和元年七月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即為常式

二年七月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時辛公義為太學生帝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

宣帝大象元年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

二年二月丁巳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

三月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絶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引

儒業式叙彝倫至如幽賛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
以作範百王垂風萬乗朕欽承寶歴服膺教義眷言洙
泗懐道滋深而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緒猶有闕
如可追封為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别於京師
置廟時以祭享

隋高祖開皇二年十一月賜國子生經明者束帛

三年二月詔購求遺書於天下

四月詔天下勸學行禮時潞州刺史柳昂見天下無事

上表請勸學行禮帝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善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鬬二邦之力遞為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敝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啟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焉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共維持名教獎飾彛倫徼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

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禀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裁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傜薄賦冀以寬和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蒞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術自可家慕大道人希

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恥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

仁壽元年六月詔曰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職故能贊理時務弘益風範朕撫臨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學徒崇建庠序開仕進之路佇賢雋之人而國學冑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

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簡省明加
獎勵於是國子學唯留學生七十人大學四門及州縣
學竝廢
煬帝大業元年閏七月詔曰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風
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修業其道
浸微漢採坑儒之餘不絕如線晉承板蕩之運掃地將
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
或陳亦為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類

多墻面上陵下替綱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繇於是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将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修睦敦奬名教令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竝量准給禄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

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為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

四年十月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應期藴兹素業而頹山之嘆忽踰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為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録以申上

冊府元龜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十至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貢生臣齊兆求

冊府元龜卷五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崇儒術第二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臨弘風闡教崇賢章善莫尚於茲自八卦初陳九疇攸叙徽章既革節文不備爰始姬旦主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啟生人之耳目窮法度之

本原化起二南業隆八百豈功茂德獨冠終古曁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遲粤若宣尼天姿叡哲經過齊魯之際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弘宣舊制四科之教歷代不刋三千之徒風流無歇惟兹二聖道著生民宗祀不修孰明褒尚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討考所宜當加爵土

七年二月詔曰六經茂典百王仰則四學崇教千載垂範是以西膠東序春誦夏弦說禮敦詩本仁祖義建邦立極咸必繇之自叔世澆訛雅道淪缺懸歷歲紀儒風莫扇隋季以來喪亂茲甚賸言篇籍皆為煨燼周孔之教闕而不脩庠塾之義泯焉將墜非所以闡揚徽烈敦尚風範訓民調俗垂裕後昆朕受命膺期握圖馭宇思弘至道冀宣德化永言墳索深存講習所以捃摭遺逸招集散亡諸生冑子特加獎勸而凋獘之餘湮替日久

學徒尚少經術未隆子衿之嘆無忘興寢方今函夏既清干戈漸戢縉紳之業此則可興宜下四方諸州有明一經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屬舉送具以名聞有司試策加階敘用其吏民子弟有識性開敏志希學藝亦具名狀申送入京量其差品竝即配學明設考課各使勵精琢玉成器庶其非遠州縣及鄉各令置學官寮牧宰或不存意普更頒下早遣立脩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出忠入孝自家刑國揖讓俯仰登降折旋皆有節文咸資

端肅末業踈惰隨時將廢凡厥生民各宜勉勵又釋奠之禮致敬先師鼓篋之義以明遜志比多闕畧更宜詳備仲春釋奠朕將親覽所司具為條式以時宣下是月丁巳帝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有舉業者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乃罷因下詔曰自古為政莫不以學則仁義禮智信五者具備故能為利博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開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訓而三教雖異善歸一揆沙門事佛靈宇相望朝賢宗儒辟雍

頽廢公王以下寧得不慙朕今親觀覧仍徴集四方冑子冀日就月將竝得成業禮讓既行風教漸改使期門介士比屋可封横經庠序皆遵雅俗諸公王子弟竝皆率先自相勸勵賜學官冑子及五品以上各有差

太宗貞觀十年封孔子裔孫徳倫為襃聖侯

十二年二月丁丑幸國子學親觀釋奠國子祭酒以下官及學生高弟精勤者加級賜帛各有差

二十一年二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

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等二十有一人竝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崇褒自今有事於太學可竝配享尼父廟堂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詔曰昔勲華肇政仁義居先殷周創基教學成本朕嗣立鴻基裁成丕緒如臨於海罔知攸濟思得學徒用康庶績而頃歲所敦先諸聖教青衿方領未達至懷唯欲思轅固以加班想高堂以授秩臣欽

若等曰棘固棘生也高堂高堂隆也斯文寥落去之彌遠深加發慮稱朕意焉儒官員闕即宜補授其館博士助教節級賜物三館學士有業科高第景行淳良者所司簡試具以名聞

乾封元年正月帝東封次曲阜縣追贈孔子為太師其廟宇制度卑陋宜加脩造仍以少牢致祭

總章元年三月詔曰皇太子弘近因釋菜齒胄上庠祗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曩哲以勤懷顯顔曾之特高揚仁義之雙美請申褒贈載甄芳烈朕加其

進德兾以思齊訓誘之方莫斯為尚顏回可贈太子少
保
咸亨元年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壊
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
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
中宗神龍元年五月制以鄒魯之邑百户為太師隆道
公則天封孔子為隆道公宣尼采邑收其租税用供薦享又授裔
孫褒聖侯崇基朝散大夫仍許子孫以相傳襲

景龍三年六月以經籍多殘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
天下搜括圖籍
睿宗景雲元年七月制曰朕克纘丕業肇膺景命憲章
昔典欽若前王永言政途庶幾沿革猶恐學校多闕賢
俊罕登庠序者風化之本人倫之先宜令州縣勸導令
知禮讓
太極元年正月制孔宣公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
十户以供灑掃二月追贈顏子為太子太師曾子為太

子太保竝配享於孔子

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詔曰古之學士始入小學見小節入大學見大節知父子長幼之序君臣上下之位然後師逸功倍化人成俗莫不繇之子不云乎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故道行於上禄在其中所謂貴於速成不唯於遲達自頃州里所薦公卿之緒門人衆矣孰嗣子音國胄顒然未臻吾道至使鑚仰之地寂寥厥風貴於責實務欲求仕將去聖滋遠尚浴澆薄爲敦

儒未弘不行勸沮朕承百王之末居四海之尊惟懷永圖思革前弊何以發後生之智慮垂先王之法則朕甚懼之敢忘於是天下有業擅專門學優重席堪師授者所在具以名聞自今以後貢舉人等宜加勗勉須獲實才如有義疏未詳習讀未遍輙充舉送以希僥倖所繇官竝寘彞憲有司更申明條例稱朕意焉

五年五月以故朝散大夫褒聖侯孔宗基嫡子璲之襲封褒聖侯

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於天府揚於王庭重學尊
儒興賢造士故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所繇焉朕
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大夫羣士復臻於理故他日訪
道有時忘食乙夜觀書分宵不寢悟專經之義篤知學
史之文繁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獎勸其
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
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
府得舉人亦准此其日朝請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往

觀禮即為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賢才矣

七年三月詔曰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指趣

頗多踳駮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

令諸儒併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又詔曰孝經者德

教所先自頃以來獨宗鄭氏遺旨今則無聞又子夏易

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者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

獨據一說能無短長其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

若将理等亦可兼行其作易者兼帖子夏易傳共為一部亦詳其可否奏聞時議以為不可遂停

五月麗正殿寫四庫書勑秘書昭文禮部國子監太常寺及諸司官人百官等家就借寫之

八年三月詔曰顔生等十哲宜為坐像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像坐於十哲之次因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堂壁以顔回亞聖親為製贊以書於石乃命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

十一月詔貢舉人謁先師開講仍令朝集使及京官觀禮

十三年十一月封東嶽禮畢幸孔子宅親設奠祭詔曰

孔宣父誕聖自天垂範百代作王者之師表開生人之耳目朕增封岱岳廻鑾泗濵思闕里之風想雩壇之詠逖矣遺烈慨然永懷式遵祀典用申誠敬宜令禮部尚書蘇頲以太牢致祭仍令州縣以時祀享復近墓五戶長供掃除

二十二年四月詔曰風化之本其在庠序去秋不熟生徒蹔令就舍講習之地安可久閒其兩京監生在外者即宜赴學

二十七年八月追贈先聖夫子為王謚曰文宣制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

歟嗚戲楚田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纔列陪臣棲遑旅人固可知矣年祀浸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祗膺寶命思闡文明廣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每重於師資既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既曰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册命其文宣王陵并舊宅廟量加人灑掃用展誠敬其後嗣褒聖侯宜改為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不合度何以示則昔緣

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舊宜補其墜典作茲成式自今以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且門人三千則見今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軌發人倫之耳目茲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兖公閔子騫贈費侯冉伯牛贈鄆侯仲弓贈薛侯冉子有贈徐侯仲子路贈衛侯宰子我贈齊侯端木子貢贈黎侯言子游贈吳侯卜子夏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

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布告中外咸使知聞丁亥命尚書左相裴耀卿攝大尉持節往冊于廟始正南面改冕服樂用宮懸己丑追贈曾參等六十七人皆為伯參為成伯顓孫師為陳伯澹臺滅明為江伯宓子賤為單伯原憲為原伯公冶長為莒伯南宮适為郯伯公晳哀為郳伯曾點為宿伯顏路為杞伯商瞿為蒙伯高柴為共伯漆雕開為滕伯公

伯寮為任伯司馬牛為向伯樊遲為樊伯有若為卞伯
公西赤為邵伯巫馬期為鄅伯梁鱣為梁伯顔栁為蕭
伯冉孺為郜伯曹邮為豐伯伯虔為鄒伯公孫龍為少
梁伯漆雕斂為武城伯顔子驕為瑯琊伯漆雕徒父為
須句伯壤駟赤為北徵伯商澤為睢陽伯石作觸為后
邑伯任不齊為任城伯公夏首為亢父伯公良孺為東
牟伯石處為營丘伯秦開為彭衙伯奚容蒧為下邳伯
公肩定為新田伯顔襄為臨沂伯鄡单為銅鞮伯句井

疆為洪陽伯罕父黑為乘丘伯秦商為上雒伯申黨為

召陵伯公祖子之為期思伯榮子祺為雩婁伯縣成為

巨野伯左人郢為臨菑伯燕伋為漁陽伯鄭子徒為滎

陽伯秦非為汧陽伯施之常為乘氏伯顔噲為朱虛伯

步叔乘為淳于伯顔之僕為東武伯原亢籍為萊蕪伯

樂欬為昌平伯廉潔為莒父伯顔何為闗陽伯叔仲會

為瑕丘伯狄黑為臨濟伯邽巽為平陸伯孔忠為文陽

伯公西輿為長丘伯公西蒧為祝阿伯制曰道可褒崇

豈限今古則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弟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奉微言式揚大義是稱達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玄聖至于十哲亦被寵章而子輿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

二十八年詔曰先聖文宣王春秋釋奠宜令攝三公行禮著之常式

天寶元年七月詔曰古之教人蓋有彛訓必在勤學使

知其方故每月釋菜之時常開講座用以發明聖旨啟迪生徒待問者應而不窮懷疑者質而無惑弘益之致不其然歟或有凡流矜於小辨祕雖論難終雜詼諧出言不經積習成弊自今以後除問難經典之外不得輙請宜令本司長官嚴加禁止仍委御史糾察

十一月改驪山為會昌山仍於秦坑儒之所立祠宇以祀遭難諸儒臣欽若等按賈至文集有旌儒廟碑奉勅撰也

二年十月制曰朕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

以弘至教褒奬後嗣所以美前烈文宣王三十五代孫通直郎前守邠王府文學褒聖侯孫璲芝纂承膺哲克復中庸三命益恭敦素憑於祖業百代必祀光寵被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於土宇盛德不朽宜傳於帶礪可襲文宣公

三載七月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為先王令範莫越于唐虞上古遺書寔稱于訓誥雖百篇奥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于當

令傳寫浸訛轉疑于後學永言刊革心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典謨無乖於古訓庶遵簡易有益于將來其舊本仍藏之書府

五載正月詔曰禮經垂訓篇目攸殊或未盡於通體是有乖於大義借如堯命四子所授惟時周分六官曾不繫月先王行令蓋取于斯苟分至之可言何弦望之是舉其禮記月令宜改為時令

十四載四月勑國子監諸生等既非舉時又屬暑月在

於館學恐漸炎蒸其有欲歸私第及還鄉貫習讀者兹聽仍委本司長官具名申牒所繇任至舉時赴監東京監亦准此

代宗廣徳二年七月甲申集賢殿大學士中書舍人侍郎平章事元載奏集賢院圖書自經寇盗隊失頗多請開贖書之令得一卷賞一千錢許之

丙午勑曰古者設大學教冑子所以延俊造揚王庭雖年穀不登兵甲或動而俎豆之事未甞廢焉頃年已來

戎車屢駕天下轉輸公私匱竭帶甲之士所務嬴糧鼓篋之徒未能仰給繇是諸生輟講經誦蔑聞宣父有言是吾憂也投戈息馬論道尊師用弘庠序之風俾有簞瓢之樂宜令所司量追集賢學士精加選擇使在館習業仍委度支准給厨米敦兹儒術庶有大成甲科高懸好學者中求茂異稱朕意焉

永泰二年正月詔曰理道同歸師氏為上化人成俗必務于學俊造之士皆從此途國之貴遊罔不受業修文

行忠信之教崇禮義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然後揚于王庭考以政事徵之以禮任之以官寘于周行莫匪邦彥樂得賢也其在茲乎朕志求理道尤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底行頃以戎狄多虞急于經畧大學空設諸生葢寡弦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今寓縣乂寧文武兼代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浸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

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脩德立身是資藝業又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問質疑必就于馬融關西盛名尊儒乃稱于楊震負經求學當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將子弟欲得習學者自今以後并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籯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并

所供糧料及緣學館破壞要量事脩理各委本司條件

聞奏務須詳悉稱朕意焉

二月丁亥朔國子監釋奠賜宰臣以下常叅官錢飧錢

五百貫于國子監造食許内侍魚朝恩同聽講經辛卯

命有司增修文宣王廟及國子監廨宇

八月丁亥國子監釋奠始復用牲牢初上元二年九月詔諸生獻禮至是乃舉舊典遣宰臣及常叅官於國子監觀禮

大歷二年二月丁亥仗下後宰臣及常叅官等詣國子

監觀釋奠講論内侍魚朝恩參其會焉

八月丁亥有司釋奠于國學宰臣及百官并内侍魚朝恩同會于國子監觀講論

三年八月丁未釋奠於文宣王廟禮畢内侍魚朝恩及宰臣文武百官咸詣國子監觀講論有司陳饌詔遣中使賜酒及三勸奨

四月丁未釋奠于文宣王許百寮詣國學觀講論

德宗建中三年閏正月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賢為

兗州司功叅軍龔文宣公

貞元二年二月丁卯有司釋奠于文宣王廟自宰臣以下畢集于國學學官升講座陳五經大旨先聖之道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丁卯詔國子監祭酒司業及學官并先取朝廷有徳望學識者充東都國子監諸館共置學生百員

二年十二月丁巳東都國子監增置學生一百人

四年二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昉為兗州都督府

叅軍

十三年正月詔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晊可襲文宣公

穆宗長慶元年兖州觀察使曹華奏准勑赦文賜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晊絹五十疋

敬宗寶歷元年制曰天下諸色人等能精通一經堪為師法者委國子祭酒訪擇具名聞天下州縣各委刺史縣令招延儒學明加訓誨

文宗太和六年二月己丑以寒食宴百寮于麟徳殿是

曰雜戲中有孔子爲戲者帝曰孔子爲古今之師焉得
黷侮如此命驅去
七年八月制曰漢代用人皆繇儒術故能風俗深厚教
化興行近日茍尚浮華莫脩經術鄉舉里選不可復行
然務實抑華必有良術既當甚弊思其改張今寰宇乂
寧干戈已戢皇太子方從師傅受六經一二年之後當
令齒胄國庠以興墜典宜令國子監于諸道搜訪名儒
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八年七月堂帖中書門下御史臺尚書省諸道節度觀察使置令各舉解周易一人

武宗會昌元年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策為國子監丞襲文宣公

昭宗大順元年二月詔曰有國之規無先學校理官之要莫尚儒宗故前王設塾庠陳齒胄所以敷揚至道弘闡大猷者也國學自朝廷喪亂以來棟宇摧殘之後歲月斯久榛蕪可知宜令諸道觀察使刺史與賓幕州縣

文吏等同於俸料內量力分抽以助脩葺

哀帝天祐元年十月前絳州曲沃縣令高虔魯納史館書籍三百六十卷授兼監察御史賜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制三館蘭臺藏書之府動盈萬卷詳列九流爰自亂離悉多遺逸須行搜訪以備討尋應天下有人能以經史及百家進納者所司立等第酬奬

四月樞密使郭崇韜又奏曰伏以館司四庫藏書舊日

數目至多自廣明年後流散他方宜示奬酬俾申搜訪伏乞委中書門下再行勑命遍下逐道或有人家藏能以經史百家之書進獻數及四百卷以上者請委館司點勘無脫漏於卷軸無重疊於篇題此外寫札精詳裝飾周備當據部帙聞奏請量等級除官仍仰長吏明懸牓示即鄉校庠塾之業漸闡皇風金石絲竹之音無虧墜典勑史館提舉赦書節文購求經史頗為允當宜許施行今宜添進納四百卷已下三百卷已上皆成部帙

不是重疊及紙墨書寫精細已在選門未合格人一百卷與減一選無選減數者注官日優與處分無官者納書及三百卷特授試官

明宗天成二年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三川孟知祥處得九朝實録及雜書傳千餘卷竝付史館同光巳後館中煨燼無幾九朝實録甚濟其闕

長興元年正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陵廟主仁玉為曲阜縣主簿

三年二月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勑旨教導之本經籍為宗兵革已來庠序多廢縱能傳授罕克精研豯是豕亥有差魯魚為弊苟一言致誤則大義全乖儻不討詳漸當紕繆宜令國學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勘讀然後召雇能雕字匠人各隨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竝須依所印勑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所貴經書廣布儒教大行

五月甲申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

為兖州龔丘縣令襲封文宣公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詔進書官劉嵓鄭州滎陽令單驤

唐州司法叅軍令後三館所闕書並訪本添寫其進書

官權停

晉高祖天福五年四月辛酉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襲

文宣公孔仁玉為兖州曲阜縣令

周太祖廣順二年五月親往兖州辛未遣端明殿學士

顔行往曲阜祀文宣王廟

六月己酉幸曲阜謁孔子祠既畢将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文太祖曰文宣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於祠前其所奠金器銀爐十數事留於祠所以備享獻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墳側有石壇是唐朝封禪廻謁孔子之壇二百餘年間絶東封之禮洙泗之上無復鑾和之音帝以武功之餘枉車致敬尊師重道不亦優乎

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詔曰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館諸處求訪補填如有收得書籍之家竝許進納其進書人部帙多少等第各與恩澤如是卷帙少者量給資布如館内已有之書不在進納之限

冊府元龜卷五十